

语言政策

学习资料

南京大学中文系编

语言政策学习资料

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编
江苏省邳县印刷厂印

1975年9月

毛 主 席 语 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第1193页

目 录

第一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语言

一、语言的本质.....	(1)
二、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13)
三、方言和民族共同语.....	(27)
四、阶级对语言的影响.....	(30)
五、语言的规范化.....	(33)
六、文风.....	(34)
七、文字改革和扫除文盲.....	(44)
八、党的民族语文政策.....	(48)
九、语言的学习和研究.....	(50)

第二辑

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

委员会的通知.....	(57)
-------------	--------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58)

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62)

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69)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周恩来 (70)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	《人民日报》社论 (84)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 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人民日报》社论 (90)
加速完成创立少数民族文字的工作	
.....	《人民日报》社论 (97)
努力推广普通话	《人民日报》社论 (101)
积极地稳步地扫除文盲	《人民日报》社论 (104)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	《人民日报》社论 (107)

第三辑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13)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	(118)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决议	(12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	
全军推行文字改革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26)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职工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	(1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各级学校推广简化汉字的通知	(134)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政治部关于在全国铁路推行文字改革的指示	(135)
广播事业局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的通知	(141)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推广普通话的联合通知	(147)
内务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征求对地名生僻字简化的意见	(15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青少年中逐步推广普通话的通知	(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56)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1963年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纲要》的联合通知	(158)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开幕词	吴玉章 (160)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	吴玉章	(161)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吴玉章	(168)
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张奚若	(177)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吴玉章	(188)
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	吴玉章	(190)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罗常培、吕叔湘	(196)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吴玉章	(225)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241)
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上的指示		(248)
第一届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开幕词	吴玉章	(249)
在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的讲话	吴玉章	(250)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257)

第四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	(265)	
文字必须改革	文华	(266)
积极而稳步地进行文字改革	闻宣	(272)
通信、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	郭沫若	(276)

文改会召集有关部门座谈统一我国人

地名罗马字拼写问题 (278)

第五辑

鲁迅论文字改革

答曹聚仁先生信 (281)

门外文谈 (284)

汉字和拉丁化 (302)

中国语文的新生 (304)

关于新文字 (306)

从“别字”说开去 (308)

人生识字糊涂始 (312)

论新文字 (314)

附录一

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过哪些工作? (317)

在汉语拼音方面做过哪些工作? (320)

在数量上, 已经精减了多少汉字? (323)

关于《毛泽东选集》所用汉字的统计 (326)

关于《毛泽东选集》用字统计资料 (328)

附录二

供批判材料 (369)

编后记 (374)

一、语言的本质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4页

……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

……思想的社会性质是同思想一起存在于语言中，就象价格是同商品一起存在着一样。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

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112页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障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划分为各个阶级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396—397页

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

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1904年9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7页

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

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阿尔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莫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捷尔拜疆语、巴什基里亚语、土尔克明尼亚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语^①而退化下去，

①同行语：俄文为Жаргон，指同阶级的集团所特有的惯用语。

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月—7月)，第4—6页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新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 (一)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 (二) 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7月)，第7—8页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辩护语言的“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官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以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间”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末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

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末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末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就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难为情，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7月)，第12—13页

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

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①分子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末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

①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是犹太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组织，于1897年10月在维尔诺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崩得主要是在犹太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工作。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才是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加入后就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传播者的姿态出现。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受到列宁《火星报》严厉的批判。

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7月)，第14—15页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 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 习惯语和同行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习惯语和同行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服从于全民语言。

(三) 语言的“阶级性”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7月)，第16页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96页。

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0年6—7月)，第16—17页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也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①。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多方面，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拿词汇本身来说，它还不是语言，——它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用词造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

①根词：指最单纯最原始最基本的字，尤其是名词和动词的字根，乃是创造复词和新词的原料。